



文化中国行

本报记者 陈丹丹 张伟杰

10月8日,宁夏银川闽宁镇,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迎来开园100天。今年国庆假期,这里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。土坯院落、窑洞街巷,四大室内剧场与室外实景剧场循环演出,塞上食集、文创工坊、非遗商铺客流不断。游客手持村民证,入村即入戏、移步见历史,在一幕幕实景演艺中读懂“山海情深”。

64岁的王国忠,是这里的第一批群众演员,也是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一代移民。30年前,他和家人从西海固搬来,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。戏里那个拜别故土的李老汉,身上穿的、嘴里唱的、心里想的,就是他自己的前半生。在这座戏剧村落的约300名演员中,有80人是宁夏本地人,其中不乏王国忠这样的迁徙亲历者。舞台之上,他们不是在表演,是把几十年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;他们演的不是戏,而是过去和现在的自己。

从迁徙亲历者到文化讲述者

“……二拜黄土,养我一场,送我一程……”在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的室外大剧《徙歌·塬上》演出现场,秦腔回荡,扮演李老汉的王国忠颤颤巍巍地立在黄土坡上,红色绸带在风中飘扬。黄土沟壑间,一支背着行囊的迁徙队伍,沿着“之”字形山路蜿蜒而上。山间号子低沉,男人挑着家当,女人背着炊具,老人牵着

从西海固搬来的乡亲们,在戏剧中演绎过去和现在的自己 “在台上哭,是曾经挨过饿; 在台上笑,是过上了好日子”

孩子,没有一人停下。

年轻时,王国忠曾跟着剧团跑演出,到外省的建筑工地干活,他怎么也没想到,走南闯北大半辈子,如今每天能在家门口演自己的故事,“在这儿当演员,其实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,也圆了我当演员的梦,圆了我登上大舞台的梦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在台上哭,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受过罪、挨过饿。我们在台上笑,说明我们现在过上了好日子,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。”王国忠告诉记者。

在这座戏剧村落,还有近百位像王国忠这样的本地演员,他们从迁徙岁月的亲历者与见证者,变成了文化与历史的讲述者。

66岁的马少云,在另一部戏剧中饰演李老汉,他既是闽宁镇的首批移民,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花儿(注:流传于宁夏等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体裁)传承人。

唱罢一曲高亢嘹亮的民歌,马少云回忆起刚搬到闽宁镇时的岁月,那时候,“这里啥都没有,风吹石头跑”,“现在老了老了当上演员”,还能对观众唱起热爱的花儿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“人永远要往前走”

村里只有最后一碗清水,是给一头刚生完小驴的老驴,还是给一个发了高烧的孩子?在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的 Waterloo 剧场,“水”是被反复提及的一个意象。

“西海固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,它是宁夏南部山区9个贫困县的统称,取的是西吉、海原、固原三个县名的首字。”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项目品牌负责人冯欣欣向记者介绍,以往,西海固地区的年降水量非常低,曾被称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连片地区之一,“也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,吊庄移民工程启动”。

42岁的马小琴,在室外大剧《黄土·窑》中扮演秀兰,这部戏剧演绎的正是一场因缺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。“那时候的水太珍贵了,我们挑一担水要走几十里的路,山沟沟里的路很难走,有时要趴着峭壁才能上去,担回来的一点水里全是泥沙,要沉淀下去才能吃。”

搬到闽宁镇后,马小琴在厂里做过八宝茶,也下地干过农活。剧中的苦日子,她全都亲身经历过,有时演着演着就红了眼眶,台下的观众也跟着抹眼泪。

戏剧村落的场景,真实复刻了移民们入住地窝子、对抗风沙荒漠、缺水少路的艰苦生活。记者走进一间地窝子,这个在荒漠土地向下掘出的坑,上方覆着草席和黄土,内里保留了粗糙的墙面、质朴的生活物件。

“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的地方?因为这里风沙非常大,大风会把石头、帐篷全部吹飞,不得不住在半地下室里面。”冯欣欣介绍,这里的每一部戏剧,不会完全讲述苦难,剧情中也会用很多诙谐方式表达西海固人对雨水的渴望,“因为苦难永远只能被记住,不应该被反复讲述,人永远要往前走”。

对于曾经的西海固人来说,这里是他们的来时路。从奋斗年代走出来的老人,看到窑洞、地窝子、背水的山路,看到舞台上像极了自己年轻时的演员,会想起自己走过的路。他们不是来演戏或是看戏的,是来被理解的。

让岁月可感知、可触碰

“这个戏剧村落建立起来后,不仅帮助一部分人更好就业,也带动了闽宁镇文化、旅游、教育、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。”在王国忠看来,从教育意义上来看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戏剧村落后,能更深入地了解老一代人的艰辛岁月、不忘初心。

从小在宁夏长大的石炬,是一名90后,也是戏剧村落的一名年轻演员。他还记得,小时候家里吃水困难,公鸡打鸣就得出门,村民要走山路去抢水,当地人管这叫“鸡叫水”。

在参演福建援宁干部拓荒戈壁与当地群众自力更生的故事时,石

炬愈发觉得,“在一遍遍演绎这部剧的过程中,我重新认识了脚下的这片土地,也真正理解了闽宁协作这4个字的分量。”他说。

“土豆在这里也叫洋芋蛋,以前对于西海固人来说,在地里挖土豆是一件大事,要是挖不出来土豆,冬天一家人都得饿肚子。”24岁的贾磊在戏剧村落扮演景区NPC“土豆小良”,他和同事们每天会把从西海固买来的真土豆和假土豆埋在地里,邀请游客参与挖土豆互动。

“要保证游客有收获的感觉,挖出真土豆可以带走,有时还能挖出带纸条的土豆,上面写着带有哲理的话。”在贾磊看来,乡亲们曾经的“救命蛋”,如今变成了游客的“疗愈蛋”。

记者了解到,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,这座位于西北的沉浸式戏剧黄土村落,复刻了脱贫攻坚、东西部协作、乡村振兴的一段段故事,让艰苦岁月不再尘封于史料、定格于文字,而是以可感知、可触摸的戏剧形态,扎根乡土、走向世界。

从“干沙滩”到“金沙滩”,从迁徙路到舞台中央,来自西海固的乡亲们,把过去和现在的日子,通过一场场动人的戏剧,在闽宁镇继续讲给五湖四海的人们听。

在熙熙攘攘的游客间,王国忠又唱起了他热爱的秦腔,慷慨激昂、粗犷豪迈的黄土高原,仿佛就在眼前。

图片为演出剧照。受访者供图



么都背下来。

莫言曾在浙江见过叶嘉莹清晨背诗。她那时已经年纪很大,背起诗来依然自然。小时候熟读过的诗词,成年后再说出来,往往不必费力去想。他把这种熟悉感比作骑自行车,隔很久仍能拾起来。“背一点有必要,花太多时间硬背则没有必要。”说到这里,他还澄清了一个流传的说法:自己并没有背过《新华字典》。小时候没书可读,家里有一本字典,他常常翻看,翻得多了,有时还能发现里面的问题,但翻看不等于背诵。

回看自己写过的人物,莫言则保留着作品原有的面貌。有读者问,莫言笔下有许多女性人物,有没有哪一位还可以重新修改?他提到,因为出版社要出新版,自己最近重读了《红高粱家族》,改了一些错别字,“但九儿这个人物,我一笔都没有改”。莫言笔下的女性,常常在种种压力下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在他看来,人物没有完美的,女性和男性都一样。有些地方现在看也会觉得有欠缺,他仍然保留了原貌。“人物有明显的优点,也有缺点,才更可信。”

当话题延伸到人工智能时,莫言谈到的仍是创作本身。人工智能可以掌握大量资料,但作家、艺术家还会不断创作新的作品。“人继续创造,人工智能才会有新的内容可以学习。我觉得原创不能停下来。”

本次活动还举行了“开明书架”揭牌、“开明漂流书包”及公益课程捐赠活动。

(主办方供图)



丹青绘就壮丽史诗——长征主题美术展展出

10月10日,中国美术馆,“壮丽史诗—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”正在展出。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,展期自9月29日至10月24日,展出多件国画、油画等长征题材精品力作,以美术作品回望峥嵘岁月,弘扬伟大长征精神。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G 视线

英歌槌敲进电厂 潮汕非遗有了“新舞台”

本报记者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赵佳宁 朱仕霖

握槌、起步、击槌……下班后,汕头华电发电有限公司的青年职工换上工装,又开始了英歌舞训练。

运行部“00后”职工巫洁胜参加排练前,从未接触过英歌舞,既不懂步伐韵律,也不会握槌招式,是个十足的“门外汉”。3个月後,巫洁成了队伍里的主力。“英歌舞每一步都要稳,每一击都要准,就像我们监考巡检一样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”近年来,华电汕头公司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阳英歌舞引进企业,对接汕头市潮阳区英歌舞传承中心,邀请非遗传承人进厂授课,并以青年职工为主体组建了一支20人的英歌舞队。

第一次进厂授课时,一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对队员们说,英歌舞讲究一个“齐”字,多人舞槌、变阵,靠的是彼此配合;电厂同样如此,多个岗位也要拧成一股绳。这句话,被不少队员记了下来。

英歌舞节奏强烈,队员既要记动作,还要跟着鼓点不断变换队形。对一群没有系统舞蹈基础的电厂职工来说,并不容易。从最初动作僵硬、节奏跟不上,到后来槌声逐渐整齐、队形转换越来越顺畅,青年职工把不少业余时间花在训练场上。

主力队员黄耀勤和黄智恒每次训练结束后,都会一起回顾当天的动作,看看哪里还不到位,彼此配合是否默契。“我们要打好头阵,把动作和气势做出来,大家也会更有劲。”两人常常这样互相提醒,再把刚练过的动作重来一遍。

这些英歌队员,平时分布在监盘、巡检、燃料保障、设备消缺等不同岗位。训练时要踩准鼓点、配合走位,回到生产现场,同样离不开岗位之间的衔接。

“经过英歌舞训练,我不仅学会了英歌舞,也磨炼了自己的性格和意志。”该公司职工孙铭阳告诉记者,这种变化也带到了工作中,遇到困难时少了一些急躁,发现短板就想办法补上。

如今,这支英歌舞队已经从厂区走上更大的舞台。该公司通过日常训练和梯队培养,将英歌舞带到北京、广州等地,并参加中国华电、华电广东公司迎新春晚会等活动。

在当地社区和学校,英歌舞也有了新的呈现方式。华电汕头公司先后开展环境整治、用电安全排查、敬老慰问等志愿服务,并走进汕头市金珠小学、丹霞小学开展“非遗+电力科普”活动,把英歌舞表演与安全用电课堂、电力设备体验结合起来。

一间“活”起来的书屋

本报记者 沙剑青 赖志凯

初秋傍晚,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深处,一间没有临街橱窗、招牌也不花哨的书屋亮起了暖黄色的灯。

从2023年建成时的“冷板凳”,到如今成为“书香谷谷”品牌的核心载体。120平方米的空间,见证了园区职工阅读生态的重塑。

最初,书屋并不缺书,1700本涵盖思想政治、安全生产、人文文学及职业素养的普惠性图书整齐码放。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总工会书屋负责人王辉在整理借阅簿时却发现:前3个月总借阅量不足50次,许多精心采购的书籍连塑封都没拆过。

为了打破僵局,书屋持续优化藏书结构,先后补充了贴合生物医药产业特色的专业技术书籍,又根据职工需求增补了通俗文学、历史读物和休闲放松类书籍,使总藏书量达到2486本。

真正让书屋“苏醒”的,是2023年基地总工会上线的“CBP来打卡”小程序。这款小程序能自动累计阅读打卡次数、支持随时分享心得。基地总工会还配套推出了每年4个月的专项激励:其间职工每月打卡满25天,即可兑换一份小奖励。2024年底,王辉翻看小程序:23家企业、236名职工,累计打卡3323次。

2025年夏天的读书市集,将阅读真正融入职工的日常生活。初夏的中午,书屋把图书“搬”到了附近商场的中庭。

李女士是基地一家药企的质检员,平时工作三班倒,精神总是高度紧绷,“下班后只想躺平,根本提不起精神看书”。但这次市集让她发现,阅读可以如此“轻量”——“不用特意跑一趟书店,吃个午饭的工夫就能给自己充个电。”

2026年春天的古风游园会,是书屋“活”起来的高潮。园区空地上,飞花令擂台前排起了长队,投篮射箭区笑声不断,名著问答摊位前围满较真的“学霸”。

截至发稿,2026年已累计944名职工注册参与小程序打卡,826名职工和新业态形态劳动者完成全程打卡,累计线上打卡超17293次,累计产出优质读书感悟4908篇。阅读规模相较2024年翻了4倍多。

伴随数字增长的,是一场场经验交流会——各企业负责人围坐讨论如何把阅读融入班组建设;青年职工走上台,讲自己如何从书里找到解决技术难题的灵感;读者和劳模面对面,把书本理论变成车间里的“金钥匙”。

莫言：“花太多时间硬背没必要”

本报记者 苏墨

“今年又认真读了一遍,仍觉得这本书是新的。”谈起《战争与和平》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说。20岁、30岁、40岁时,他都曾拿起这本书,不一定每次从头读到尾,却会在一段时间里把它放在身边。如今再读,他对人物的理解也有了变化。

日前,“开明阅读走基层”暨“句象·大咖



G 艺评

如何开始读一位陌生作家?

吴丽蓉

北京时间10月8日晚,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,获奖者是加拿大作家安妮·卡森。瑞典文学院给她的获奖词是: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,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。消息一出,电商平台连夜上线“诺奖书单”,出版社一口气宣布了多种相关出版计划。获得诺奖的作家,热搜上有名字,书单里有简介,朋友圈里有金句摘抄,致敬他们的短视频一个接一个。可把这些全部加起来,也还只是站在门外张望。知道一位作家的姓名,和真的读过作品,是两回事。

坦白说,安妮·卡森,我没有读过她的作品,甚至也没怎么听说过她。虽然我是一名报纸副刊编辑,平时也自诩为爱书的人,可这并不妨碍我在每年诺奖揭晓时,被结结

实实地“科普”一回。比如,前年韩国作家韩江获奖,我找出《素食者》来读,才开始接触韩国文学——韩国电影我看过不少,但韩国的书,还真是第一次翻开。

对于普通读者而言,诺奖的用处,也许就在这里。它是一声提醒: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作家,安安静静写了很久,写得特别好,而你还没有读过。那么,如何开始读一位陌生作家?

不用贪多,可以从代表作一点点读起。也别怕读不进去,可以稍微用点力。据说有位诗人一开始都读不进去安妮·卡森,被朋友反复“安利”后,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尝试读她,结果就读得停不下来了。有些书超出我们此刻的人生体验,读得磕磕绊绊,这不怪读者,也不怪作者,干脆放一放,明年再读,也是常有的事。

其实,比从哪一本书开始读起更值得说

的,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。我们常常喜欢收藏书单,可书单这个东西,往往不是收藏来的,而是读出来的。我之前读韩江,后来又读了金爱烂;有人读安妮·卡森,也会想找她翻译的萨福来读。书里提到一个作家、一本别的书,我们就顺着这条线往下走,读着读着,一份自己感兴趣的书单,就慢慢长出来了。阅读会串联,会联想,会从一个线头,牵出一整条线。

书单进去了,还可以有个去处:讲给身边的人听。对于某个感兴趣的作家,我和几个朋友就是这样互相推荐的。一个人读,慢慢变成一群人读。这大概也是阅读最朴素的样子——不是谁号召谁来读,而是一个读过的人,把书递给下一个人。

说到底,读书终究是很个人的事。全民阅读,不是让所有人都去读同一份书单,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条线。有人